

林超民 文集



第 二 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林超民文集

第二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超民文集. 第 2 卷 / 林超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441-7

I. 林… II. 林… III. ①林超民—文集②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798 号

责任编辑 张 波
封面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林超民文集(第二卷)
作 者	林超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7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441-7
定 价	180.00 元(第一、二卷)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目 录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的几个问题 /1

《元朝征缅录》笺证 /10

元代滇池地区地主经济的确立 /23

统一的必要

——明王朝统一云南的经验与教训 /42

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述论 /52

睦邻为美 友好为上

——明清滇越界务述论 /67

醉醒之间

——高翥映的学问人生 /84

云南傣族土司制度的终结 /96

白族形成问题新探 /115

唐代云南的汉文化 /166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176

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191

元明清云南地方志书概述 /201

集修志大成 开纂史新篇

——《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弁言 /240

蜀身毒道浅探 /252

汉晋云南交通概论 /267



元代金齿入缅三道考 /284

普洱茶史话 /288

普洱茶与少数民族 /293

普洱茶散论 /298

附录：“孔明兴茶”别解 /751

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纪念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场胜利六十周年 /317

实事求是 深入研究 正确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334

文章惊天下 道德著春秋

——一代宗师方国瑜教授 /346

博雅精深 学高身正

——纪念恩师方国瑜教授诞辰 100 周年 /381

名山事业 薪尽火传

——《云南史料丛刊》编后记 /387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引下

——记云南大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 /405

明道不计功 /410

后 记 /42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的几个问题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是中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旅行家，是当时沟通西方与东方信息的重要人物。他留下的《马可·波罗行纪》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眼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马可·波罗行纪》第十五章《大汗遣马可出使》说：大汗“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所说即马可·波罗的中国西南之行。他自大都出游，经太原、关中、成都、土番等地入云南，历罗罗斯、鄯阐、大理、金齿至缅甸，复自缅甸、白古入云南元江路、临安路，从乌蒙道出四川，由叙府返回成都，由原路回到大都。马可·波罗的中国西南之行，是为“处理一件重要国务”，并非寻常的旅行。他在《行纪》中对云南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地理交通、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都有较详细的记录，是我们研究元代云南历史极重要的资料，应当认真研究。先师方国瑜教授曾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发表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四期，对《行纪》中有关云南的地名及其他问题作了考证。今在《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再作粗浅的探讨，以补马可·波罗研究的不足，给感兴趣的国内外人士提供一点线索和资料，向专家和读者求教，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云南

马可·波罗的《行纪》一书所叙为当时东方各国的奇闻异事。在《行纪》刚发表时，缺乏东方常识的欧洲人认为，《马可·波罗行纪》所叙述的地理、方物、史事，简直像《天方夜谭》一类的神话，虽然使他们震惊激动，却又怀疑它的真实性。中古时代，马可·波罗在欧洲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一般人又把它当做“吹牛大王”，甚至说他是“骗子”。

15~16世纪后，东西的交通逐渐发展，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欧洲对东方的社会历史、山川地理、风俗人情诸方面的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19世纪中



叶，欧洲一些学者利用东方文献证明，马可·波罗的《行纪》所记录的东方情况基本上是正确的。本世纪中外许多学者对《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做了认真深入的考究后，大都认为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并游历了中国的西南、江南等地，其足迹遍中国。

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克雷格·克鲁纳斯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的文章。这篇文章说：马可·波罗的书，“当然有可以相信和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它们不一定是个人亲自目睹的材料”。“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有可能，有些现在已经失传的导游手册的内容，加上道听途说，便成了他游记的基础”。对此，杨志玖教授在《环球》杂志1982年第10期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看法》，以确凿有力的证据论证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真实性。关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中文的历史文献和《马可·波罗行纪》的记录，都有明确无误的证据，并为中外广大研究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学者承认。有的研究者，如美国学者海格尔先生，虽然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只到过大都（元代的汗八里，即北京），他关于中国其他地方的记录，都是从北京听来的。^①关于这个问题，杨志玖教授的《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一文，详加论证、说明，“根据马可书中提供的线索和中国的资料，马可·波罗最少有三次从北京出发，奉使到中国的西南高原和东南海疆，而不是长期盘旋于北京和开平府之间。马可书中关于中国中部和南方的记载，当是以这几次游历为主要基础（不排斥还有他私人的出行）而完成的”^②。杨志玖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考证是可靠的。我们对《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国西南之行详加考证，无论从《马可·波罗行纪》本身的记录，还是中文的有关资料，都有有力地证明，马可·波罗不仅确实到过中国，而且奉命亲自出游了中国西南与缅甸。他所记述的旅行路线和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战争情况大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还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初的文字记录。例如，马可·波罗从建都（今四川西昌）到押赤（今云南昆明）的路线为：从会无（今四川会理）渡不鲁郁思河（金沙江）经今元谋、武定至昆明。这条路因元谋、武定地区开发较晚，成为通行大道在宋末、元初，而最先见于记录即为《马可·波罗行纪》，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不可能有此记叙的。又如，马可·波罗沿途所走的路线与

① 见 John W. Haeger 《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 W: the Internal Evidence》，载 Bulletin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 1974 年第 14 期，第 22—30 页。

② 杨志玖：《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载《南开学报》1982 年第 6 期。

日程虽小有讹误，但从总体上看与汉文记录的资料大体相符。马可·波罗所记云南的社会经济与风土人情，既生动具体，又真实可信。如云南使用贝、盐做货币，黄金与货币在不同地区有不同比价的记录都是可靠的，决非是道听途说所能得到的知识。又如云南的宗教，乍看起来，所过之地的居民都是“偶像教徒”，似乎是“公式化的老一套叙述”，但细细考究，他所说的宗教信仰并非公式化，而且都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例如，他说押赤有聂斯脱里派教徒，从汉文记录知当时聂斯脱里派教士马薛里吉斯就随赛典赤到云南传过教。又如，他说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居民是“偶像教徒”，但金齿州（今德宏地区）“其人无偶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考之汉文史籍，知金齿地区至明朝初年钱古训、李思聪出使当地时，仍无佛教，可见马可·波罗并非凭空地“公式化”地叙述，而是亲历其地的真实记录。又如，云南居民“食生”的嗜好、秃刺蛮悬棺葬的习俗、傣族以金饰齿的特点等都写得具体逼真。诸如此类的记叙在马可·波罗的《云南行纪》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充分说明，马可·波罗既不是凭某种“导游手册”，也不是在北京道听途说而写出这部震惊欧洲的《行纪》的。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和直接观察，马可·波罗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生动真实的游记的。马可·波罗关于云南的记叙，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看到的事实的一半哩！”

二 马可·波罗到云南的时间

马可·波罗居留中国的年代，《马可·波罗行纪》所记不确，中外不少学者推断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在1292年初。杨志玖教授根据《永乐大典·站赤》的一段记事，发现《站赤》这段材料所记三位使臣的名字，和《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波斯君主阿鲁浑派遣到中国来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一致，证实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同时，根据这段材料提供的年代，断定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年代当在1291年初，也就是至元二十八年年初。^①法国学者伯希和根据哈和多桑关于合赞汗的记事，推断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应为1291年，与杨志玖教授的考证不谋而合。杨志玖教授所考定的年代当可确信。《马可·波罗行纪》第十六章说：“马可·波罗仕于大汗所垂十七年，常奉使往来于各地。”则可确定马可·波罗来华时间为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

马可·波罗在中国17年间，曾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云南与缅甸，但出使的具

①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载《文史杂志》1941年第一卷第十二期。

体年代不见于记录。张星烺在其译注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二十节中有一注释说：“西南行程，为马哥初次使命。赖麦锡本谓之若是，或为编辑者忆想之词，然吾可断定其为真确也。马哥孛罗此次之旅行，实为至缅甸边境（永昌）者。行路共须147日，若加以沿途逗留，则此次行程，约略为六月也。由各事考证之，孛罗云南之出使，其时期当在1277年（至元十四年）至1280（至元十七年）年间也。依中国史书谓1277年时，元兵与缅人大战于永昌。《孛罗游记》亦曾载之。故定其最早期，不得在1277年前也。忽必烈之子茫阿剌（Mangalai）治京兆府（西安），卒于1280年，孛罗亦记之，惟未言其死，故定其后当在1280年之前也。”又其著《马哥孛罗》说：“马哥孛罗奉使中国西南部云南、缅甸，约当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时（公元1279年）”。李思纯《元史学》第四章第四节《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认为：“马可·波罗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1279年奉使云南及缅甸。”沙海昂则认为马可·波罗到云南为1280年。^①按：此两说未从元代云南历史与《行纪》所叙经历认真考究，并非确切，不可从。

马可·波罗的云南之行，是奉忽必烈的“大命”为“处理一件重要国务”而来。从《马可·波罗行纪》的记录看，只有元朝征缅堪称“重要国务”。其余大都是记述城镇、山川、社会风俗、集市贸易之类，不能算特别“大命”。可见，马可·波罗奉命出使云南、缅甸，当与元朝征缅有关，可能他就是随征缅大军而来。

据《经世大典·征缅录》、《元史·缅甸传》等文献所载，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三月，缅兵侵扰腾越、永昌，元军奉命伐永昌之西，大战于南甸、干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月，云南省遣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3840余人征缅，至江头。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军再次征缅，破其江头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缅始平定，乃岁贡方物。《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二〇章、一二一章、一二二章记叙元军与缅兵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南甸（今云南梁河）、干崖（今云南盈江）的大战。又第一二四章说：阿緬（即蒲甘）已为元军征服，已臣属大汗。知马可·波罗到阿緬时，元朝征缅平定蒲甘的战争已结束。元朝平定蒲甘在至元二十四年秋，则马可·波罗应在此后到达蒲甘。《行纪》第一二五章《班加刺州》说：“班加刺者向南之一州也。基督诞生后之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马可·波罗阁下在大汗朝廷时，尚未征服，然已遣军在道。”可知至元二十七年马可·波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461页，注一。

罗已在大都，他自云南归去，当在这一年以前。

《行纪》第一一七章《哈刺章州》说：“州甚大……汗之一子君临此地，其名也先帖木儿（Essntimour），是为一极大而富强之国王，为人贤明，善治其国。”按：也先帖木儿不是忽必烈之子，而是忽必烈之子忽哥赤之子，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袭爵，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十月，由甘麻剌为梁王出镇云南。可知马可·波罗至云南应在1280年冬以后1290年以前。《行纪》第一一八章《重言哈刺章》说：“在大汗侵略其地以前，杀人甚众；但在侵略之后，质言之，约有35年来，土人不复再犯此罪，而弃此恶行，盖大汗有禁，土人畏威也。”按：忽必烈以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灭大理段氏，经35年为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由此可推断马可·波罗于这一年来到云南。

《经世大典·征缅录》说，元军征服蒲甘在至元二十四年秋天。《元史·世祖本纪》卷十四说：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戊戌，太阴犯南斗，枢密院奏：‘金征缅行省事合撒儿海牙言，此至缅甸，谕其王赴阙。彼言邻番数叛，未易即行，拟遣阿难答刺奉表贡土贡入觐’”。八月乙丑“车驾还上都。以李海刺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赴缅省，仍令其省驻缅近地，以俟进止”。知征缅的准备工作在秋七八月间，征缅、平定蒲甘则在八九月间。马可·波罗当时随脱满答儿所率的四川省军队一起由成都经建都到云南，再到缅甸。他到达缅甸蒲甘当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九月后。

据《马可·波罗行纪》从汗八里（北京）出发，西行二十里至涿州，经太原、平阳、该州，渡哈喇木连河（黄河），再经哈强府、京兆、关中、阿里八里至成都，总共72日程。又据《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二九章《叙州》说：“自成都服起行，骑行七十日，经行业已经过之诸州郡、城、村，七十日后抵于前已著录之涿州。”在马可·波罗的记录中从涿州到成都，往返相差两天，可忽略不计。其路程需70天。马可·波罗从成都启程，经土番、建都，至押赤，再西行经哈刺章至金齿至阿緬共70日程。则自汗八里至阿緬共140余日程，为四个多月，加上沿途逗留的时间约六个月。可知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缅甸，往返耗时一年左右。他可能于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左右由汗八里出发，七月随元军自四川西行，九月到蒲甘（阿緬），于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左右回到汗八里。

三 马可·波罗与元朝征缅

马可·波罗是奉忽必烈的“大命”到西南地区“处理一件重要国务的”。



这件“重要国务”就是元朝征缅。《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二〇章《大汗之侵略缅甸及班加刺国》说：“当时（基督诞生后 1272 年）缅及班加刺国据有土地财货人民甚众，其势甚强，尚未臣属大汗。”第一二一、一二二章则详述至元十四年元军与缅军在南甸与干崖大战的情况。第一二四章《上缅甸之都城，城有二塔，一金塔一银塔》说：“此缅甸，主要城市亦名阿缅，城极大而名贵，是为国之都城……臣属大汗。”知马可·波罗至阿缅时，为至元二十四年元朝征服蒲甘“全取其地”之后。《行纪》第一二五章《班加刺州》说：“基督诞生后之 1290 年（至元二十七年）马可·波罗阁下在大汗朝廷时，尚未征服，然已遣军在道。”知马可·波罗至班加刺时，元军尚未征服班加刺。班加刺在缅甸（今缅甸曼德勒、密铁拉、敏建、木魏、叫楼、任尾坤诸地）之南。缅甸（其都城在蒲甘）南部为登笼国，登笼国又称为白古或古刺。古刺与班加刺为同音异译。马可·波罗所说的班加刺，就是以白古为中心的登笼国，即今缅甸南部海滨地区。马可·波罗到班加刺不是个人孤立盲目的行动，当与元朝招抚班加刺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有密切关系。

马可·波罗由成都，经罗罗斯（今四川西昌）、中庆（今云南昆明）、大理、永昌（今云南保山）等地，从金齿（今云南德宏）入缅。《元史·本纪》说：至元二十三年冬十月，“调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儿征缅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以征缅，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又说，至元二十四年八月，以李海刺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仍调四川、湖广行省军五千赴之。召能通白夷金齿道路者张成及前占城总管刘全并为招讨使，佩虎符，从征，以脱满答儿为都元帅，将四川省兵五千赴缅省，仍令其兵驻缅近地，以俟进止。”《元史·缅甸传》也说：至元二十三年十月秃满带率领四川兵“发中庆府，继至永昌府。与征缅省官会，经阿昔甸，差军五百人护送招缅使怯烈至太公城（今缅甸达冈）”。其进军路线与《马可·波罗行纪》所记马可·波罗旅行路线相符合。可推知，马可·波罗就是随秃满带所率领的四川军队，从成都出发，经建昌、至云南、入缅甸。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记述了元朝征缅之战，所述以至元十四年的战役为最详。马可·波罗自滇入缅距至元十四年的战事已十余年。而他是在几十年后在牢狱中追忆往事，又是同狱难友鲁思梯谦笔录的。由于回忆与笔录的差错，《马可·波罗行纪》对元朝征缅战争与汉文纪录有一些不一致。《马可·波罗行纪》关于元朝征缅的记述，有一些不确与讹误的地方，兹分说于下：

甲、至元十四年元缅之战的特点

《马可·波罗行纪》说：“缅王休息其军毕，自其地率军出发，至于永昌平原，距鞑靼备战之处有一哩，整顿象楼，列战士于楼中，复列步骑备战，布置既毕，开始进军击敌。”按：所说战场在永昌平原误。《经世大典·征缅录》说：“（至元）十四年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腾越、永昌之间。时大理路蒙古千万（按：当为万户）忽都，大理路总管信直日，总把千户脱罗脱亥，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缥、阿昌、金齿之未降部族，驻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昼夜行，与缅军遇一河边”，在此展开激烈象战，元军大败缅军，“追破其十七寨，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日暮，忽都中伤，遂收兵。明日追之至于干崖（崖），不及而还。俘虏甚众”。可见，至元十四年元缅之战不在永昌平原，而在永昌之西，南甸（今云南梁河）至干崖（今云南盈江）途中，距干崖不远的一条大河边。这条河当为干崖与盏达之间的大盈江。沙海昂认为这条河是龙川江左岸之一条支流，亦误。

乙、至元十四年元朝征缅军的统帅

《马可·波罗行纪》说：“鞑靼军统将名纳速刺丁（Naciredin）。”按：所说误。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的统帅为大理路蒙古万户忽都，而不是纳速刺丁。沙海昂认为：“马可·波罗谓统将纳速刺丁，其说非误。纳速刺丁虽非自将，然为云南路宣慰使都元帅镇大理。骑兵千人发自大理，应为所遣也。”按：《元史》卷一百二十五《纳速刺丁传》说：“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可见，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前纳速刺丁并不驻大理，而这次元朝与缅军作战的时间在至元十四年。又《经世大典·征缅录》说：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月，“云南省遣某道（按：应为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3800人征缅，至江头城（今缅甸格萨）”。《元史·本纪》载，至元十六年，“纳速刺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缥……入缅甸界内，招忙木、巨木秃等寨三百，籍户十一万二百。诏定赋租，立站递，设卫送军。军还，献驯象十二。”又说：至元十七年，“诏纳速刺丁将精兵万人征缅甸”。《元史·纳速刺丁传》所记略同。知纳速刺丁为至元十五年后元朝征缅军的统帅。可能马可·波罗把至元十四年元军征缅相混，而误以为至元十四年元军统帅为纳速刺丁。

丙、至元十四年缅军侵元的统帅

《马可·波罗行纪》说：至元十四年侵犯元朝边境的缅军统帅缅王，他“自其地率军出发，至永昌平原”。按：缅王并没有亲自率军侵犯元朝的云南



边境，汉文史料与哈威《缅甸史》、貌丁昂《缅甸史》都没有说缅王亲自指挥了这次征战。马可·波罗所说未有依据，当是他不知缅军主帅，就以缅王亲自率军为说。

丁、关于元军征服蒲甘

《马可·波罗行纪》说：“大汗征服其地（阿緬，即蒲甘）之法如此，先是朝中有幻人术者甚众，大汗一日与之言，欲彼等前往征服緬州，将辅以良助，及善将之人，语毕，命彼等作一切适于一军之筹备，遣将一人及士卒一队辅之。彼等遂行，至于緬州，全取其地。”按：元军征緬，平定蒲甘是一长期而激烈的战役，并非如马可·波罗所说是靠魔术师取胜。至元十四年緬军侵入“已经属于蒙古帝国的版图的干崖”。元军由忽都统帅，在干崖、盏达间的大盈江边展开大战，将緬军击溃并全部驱逐出境。至元十五年十月云南省遣云南道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蒙古、爨、楚、摩些军 3800 人征緬至江头城（今缅甸格萨），摧毁緬国首领细安的砦堡，招降自南甸、干崖以西至江头城地区的大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秃、磨欲等三百余砦土官，并当地居民三万余。到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六月，元军因天热还师。至元二十年九月，宗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十、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将兵征緬。九月一日大军自中庆（今昆明）出发，十月二十七日至南甸，然后兵分三路：太十由罗必甸（今云南省梁河县罗卜坝）进军；也罕的斤取道于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造舟二百，顺江直下江头城，断緬人水路；相吾答儿自率一军从缥甸入緬。十一日相吾答儿与太十军会师，十九日元军再次攻破江头城，“击杀万余人，别令都元帅袁世安以兵守其地”^①。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四月，征緬之师因罗必甸之乱而被牵制，大军被冲溃，使元军不得不先攻伐罗必甸等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十一月，緬王遣使自太公城赴云南告降，行至孟乃甸因白衣头目觥塞阻道不能进，又遣使由缥甸至江头城。后宣抚司与阿必立相于缥甸相见，阿必立相先乞言于朝廷，降旨许其悔过，然后差大官赴阙，元廷遣镇西、平緬宣抚司、达鲁花赤兼招讨使怯烈出使緬国。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86 年）十月，元廷以脱满答儿（郎秃满带）为都元帅将四川省兵五千赴緬省。大军自中庆出发，继至永昌府，与緬方官员相会，经阿昔甸，差军五百人护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至元二十四年怯烈至孟乃甸。时值緬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杀，不速速古里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为乱，云南王所命使官阿难亦受害，

^① 《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传三·緬国传》。

于是云南王与诸王进征至蒲甘，丧师七千余，才平定。可见，元朝平定蒲甘经过激烈的战斗，付出惨重的代价。马可·波罗说靠幻人取胜，当是得之于传闻，并非可信。

《马可·波罗行纪》关于元军征缅的记录与《元史》、《经世大典·征缅甸》诸书不尽相同，然大体观之亦多一致，仍不失为元朝征缅的重要参考资料。哈威《缅甸史》第二章记元缅之战，就详引《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至元十四年元缅战争的记述作为重要史料。

《马可·波罗行纪》在古代地理学史上，在亚洲历史的研究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在云南的历史研究上也有无可怀疑的重大价值。因而深入研究《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云南部分的“游记”，对于考究元代云南史地既十分必要又有学术价值。

（载骆小所主编《社会科学探索》第一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元朝征缅录》笺证

元朝天历、至顺年间，奎章阁学士院奉旨纂修《经世大典》，成八百八十卷。其书已不传。惟“序录”载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西湖书院初刻本。所载典类序，大都简赅，惟《政典》“征伐”、“招捕”、“屯田”诸类，于提要大字后为双行小字。疑大字即序，小字即正文。《政典》“征伐”专载征缅事小字三千六百余言。盖《经世大典》“征伐缅甸”全文具录于此。《元史·缅甸传》以此为蓝本。阮元及日本箭内互已言之。今以《缅甸传》与此本校，多有删节而出此本外者则甚少。今之所见元代与缅甸交涉之记录莫先于此，亦莫详于此。好事者钞《元文类》、《经世大典》所载“缅事”为单册题曰《皇元征缅录》。阮元《擘经室外集》录之。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刻之。李思纯《元史学》亦举之。惟三人并未言自《元文类》钞出。

元代与缅甸交涉事散见于《元史》纪传与夫碑刻、集部、方志者，虽多琐碎，亦足珍贵。即以笺注于《征缅录》。元代缅甸故事汉文记录略备于此，以为研究元代缅甸历史和中缅关系史的引玉之砖。

至元八年（一），大理、鄯阐（二）等路宣慰司遣乞台脱因等使缅甸（三），招其内附不得见其王（四）。见其臣下，遣价博者偕来（五）。

（一）元与缅甸交涉盖始于是年（公元1271年），惟王本《南诏野史·段兴智传》：宋景定元年（即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世祖伐缅甸”。不知何据？又包见捷《缅甸略》：“元世祖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命爱鲁绝缅甸道，斩首千余级。”按：《元史》卷一百二十二《爱鲁传》，“至元五年从云南征金齿诸部蛮，兵万人绝缥缈道，击之，斩首千余级，诸部震服”。是包见捷误读《爱鲁传》文，妄改缥缈为缅甸（缥缈见下文）。

（二）鄯阐原误作邳阐，今改。守山阁本不误，鄯阐即中庆，亦即今之昆明。《元混一方輿胜览》中庆路沿革：“古鄯阐国。楚庄蹻留王滇池，

即此池也。汉为昆州（按：误，当为谷昌），改益州。武侯置建宁郡。蒙氏增筑拓东城，白人曰汉城，汉讹为鸭池。郡名滇池。”

（三）《元史·本纪》：“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二月乙巳，大理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宝合丁、王傅阔阔带等，协谋毒杀云南王。”则乞台脱因为宝合丁遣往。

（四）李耀庚（现西）先生《缅史纲要》蒲甘王朝那拉齐哈配特王（Narathihapate）以公元1254年（即宪宗四年）即位，任至公元1287年（即元至元二十四年）。

（五）《元史·缅甸传》乞台脱因归国在至元八年四月。则往使在二月以前。

十年以乞台脱因（一）充礼部郎中，与勘马刺失理及工部郎中刘源（二），工部员外郎卜云失（三）充国信使副，持诏往谕，征其子弟大臣来朝（四）。

（一）《元史》作乞解脱因。

（二）《元史·本纪》：“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二月丙申，诏勘马刺失理、乞带脱因、刘源使缅甸，谕其子弟近臣来朝。”

（三）卜云失原作小云失。今依守山阁本及《缅甸传》改。

（四）《元史·缅甸传》载诏谕文曰：“闻者大理善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差乞解脱因尊导王国使价博诣京师，且言向至王国，但见臣下，未尝见王。又欲观吾大国舍利。朕矜悯远来，即使来使觐见，又令纵观舍利。益询其所来，乃知王有内附意。国虽曰远，一视同仁。今再遣勘马刺失理及礼部郎中、国信使乞解脱因，工部郎中国信副使卜云失，往谕。王国诚能谨事大之礼，遣其子弟若贵近臣僚一来，以彰我国家无外之义，用敦永好，时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谁所好。王其思之！”

十二年四月，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一）言：“金齿人阿郭（二）知入缅三道：一由天部马（三），一由骠甸，一由阿郭地，俱会缅之江头城（四）。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在缅掌五甸，户各万余（五），欲内附。阿郭愿先招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为引导。”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反，必须征讨。圣旨：“姑缓之。”

（一）《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西路为建宁

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镇康在今临沧市镇康县。明清为镇康州，1914年设镇康县。建宁当即麓川平缅之地，即今瑞丽市、陇川县一带。至元十二年设建宁路以贺天爵为安抚使。

(二) 阿郭即镇西路头目(见下文)。《元史》卷二百一十《缅甸传》记阿郭与缅交涉曰：“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言，得金齿头目阿郭之言曰：乞解脱因之使缅，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缅王(按：当时缅甸蒲甘王朝的统治者为那罗梯诃波帝，亦译作：那拉齐哈配特 Narathihapate, 1254~1287)恨父阿必，故领兵数万来侵，执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献其国，乃得释之。因知缅中部落之人犹群狗耳。比者缅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视国家动静也。今白衣头目是阿郭亲戚，与缅为邻。尝谓入缅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驃甸，已有阿郭地界，具会缅之江头城。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以为引道。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返，必须征讨。六月，枢密院以闻。帝曰：姑缓之。”按：《元史·缅甸传》抄录自《经世大典》之《征缅录》。

(三) 守山阁本作“大马部”，误。

(四) 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注》入缅三道曰：“第一道久为要道，即今出天马关入缅之道。此道自南甸(今梁河)发足，经石竹隘，南入南碗河流域，行经杉木笼、龙川、南散、章凤。第二道以驃甸名。驃甸即是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蒙古军与缅人相见议事之地。在今孟密(Mong-mit 即孟乃甸)国北，新街(即八莫，当时尚无此城)之南。则似即由今腾越(腾冲)赴新街之道。惟不在蛮允(Manwaing)及Myothit间，过大盈江峡而绕道其南，出虎踞关耳。此关在天马关北、类弄地方附近。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宗王相吾答儿从南甸至驃甸应取此道。第三道即经行阿郭地界之道，应亦是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缅人进攻阿郭之道。此道自今之昆明经景东、顺宁(今凤庆)在腊猛逾潞江于镇安所西循龙川江左岸经龙陵、芒市、回环，在猛卯(今瑞丽)逾大龙川江出汉龙关，关在天马关南，南碗河支流西。”(冯承钧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第484页。)

(五) 阿提犯所管区域当在上缅甸。在此区内多有傣族(摆夷)居住。至元二十一年建都及金齿二十一处来降，就是这一地区。

十一月，云南省始报：“差人探伺国信〔使〕消息。蒲贼(一)阻道。今蒲人渐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齿干额总管阿禾(二)探得国信使已达缅，俱安(三)。”